



# 回望'98，那道洪水冲不垮的堤坝

20年前的那个夏天，在很多国人的记忆里，是黄色的。大江奔涌，浪浪滔天，一场无情的洪水席卷了大半个中国，长江告急、松花江告急、珠江告急……

20年前的那个夏天，在很多国人的记忆里，是绿色的。在摇摇欲坠的大堤旁，那些迷彩身影携手并肩跳入汹涌的洪水，化

作比岩石还坚硬的绿色长城；那群十八九岁的青涩少年，瞬间长成铮铮铁汉，用年轻稚嫩的臂膀，第一次扛起生命中的重任。

20年前的那个夏天，在很多中国军人的记忆里，是暖色的。泥巴裹满裤腿，汗水湿透衣被，灾区人民知道他们是谁，也知道他们为了谁，箪食壶浆，扶老携幼，十

里相送。

如今，洪水早已退去，堤坝加固重筑，家园得以重建，百姓安居乐业。那些因坚守、抗争、搏斗而生出的精神烙印，已经深深刻在这个民族的集体记忆中，嵌入每一名中国军人的血脉骨髓里。

——编者

## 记忆

### 那年·那水·那情

■葛羽哲

岁月的流逝中，有些记忆会慢慢淡出脑海，化为无形，有些则历久弥新，念兹在兹。1998年的九江抗洪抢险便是后一种。那一年，我有幸参加了这场载入历史的抗洪抢险，现在想来依然激情满怀。

大堤上，我看到了旗帜的力量。面对60米宽的长江干堤大豁口，百姓在惊慌失措中看到是迎着洪水逆行挺进的一面面旗帜，旗帜后是一支支英勇无畏的解放军队伍。站在江岸远远望

去，城防大堤旗帜如林、映红天际，“红军团”“硬骨头六连”“红色尖刀连”“坚守英雄连”……英雄旗帜迎风猎猎，那一幕何等壮观。在军人眼里，那一面面旗帜是灵魂，是方向；在群众心里，那一面面旗帜是信心，是希望。

大堤上，我看到了信念的力量。抗洪抢险的集结号一次次吹响，官兵们听着号令一次次冲锋……“抗洪勇士”翟冲哪里危急哪里冲，在大堤上连续奋战38小时，因劳累过度昏死过

去，心脏停止跳动达10分钟，经过抢救苏醒后的第一句话竟然是“我要回连队，我要去扛沙包！”“新时期硬骨头战士”翟琪在不知道自己得了脑瘤的情况下，先后在大堤上晕倒10次，却越战越勇……究竟是一种什么样的力量，能够让这些官兵不顾生死，勇往直前？这就是美国记者埃德加·斯诺眼里的“东方魔力”，来源于“人民子弟兵”的共同称呼，来源于他们内心对人民利益高于一切的信念的

坚守，来源于将士同生共死的强大凝聚力。

大堤上，我看到了人民的力量。1998年长江流域抗洪，是渡江战役以来我军在长江沿岸投入兵力最多的一次重大行动。军队打仗仗，人民是靠山。在这场战役中，人民群众给了子弟兵最高的礼遇和拥戴。赛湖湖老大妈赵金娥，儿子女儿家都被水淹了，但她首先想到的是让儿子把家里的猪杀了，全家出动去慰问部队；九江围棉厂的18名女工，自发组建了“下岗女工拥军服务队”，每天到部队驻地给战士们洗衣做饭、缝补军装。最忘不了的是我们撤离那天，九江倾城出动，百姓夹道相送。

那年夏天，军民携手，筑起了一道洪水冲不垮的堤坝。

### 鏖战·家书·送别

■张友直

“立即中断实习，紧急驰援岳阳，参加长江抗洪！”1998年7月，我正在湖南某高炮旅实习，那个下午，我们所有实习学员都收到了军校发来的紧急通知。经过4个多小时行军，我跟随大部队于中午到达湖南华容县洪山头镇。

从小在陕西长大，第一次见到长江的我异常激动，但放眼远望，大片农田被淹，江面漂浮着木板、牲畜尸体……所望之处，满目疮痍。

夜晚的长江大堤，灯火通明，人声鼎沸，宽阔的江面波涛汹涌，水位逐步逼近警戒线。指挥部下达任务，要求全体上堤，抢运抗洪物资。运送砂石的大船停靠在堤边，我们这些小战士大多十八九岁，个个摩拳擦掌，群情激昂。队长一声令下，大家纷纷拿起编织袋和铁锹，跳上甲板，开始装运砂石。顷刻，耳边只能听见铁锹碰撞砂石发出的清脆响声。不想“扑通”一声，战友刘伟一脚踩空掉进江中，大家赶忙用竹竿拉其上岸。幸亏他穿着救生衣，躲过一劫，可旁边的我还是惊出了一身冷汗……3个多小时后，200多吨砂石全部装运完毕，大家脱掉湿透的迷彩服，静静地坐在大堤上休息，谁都没有说话，但似乎又在进行着一场“对话”。

汛期高水位的情况下，查管涌成为防洪的关键。一次夜查，我在一簇茅草

下面发现了一个大拇指大小的渗水口，水轻轻渗出，没有一丝声响。我立刻喊道：“这里发现管涌！”队长赶紧组织人员查找堤坝内侧的暗流口，我们再用沙袋一层层封堵严实。经过近一个小时的鏖战，管涌终于封堵完毕，险情得以排除。

那时，我们都是第一次参加如此重大的抢险救灾任务，但限于当时的通讯条件和纪律要求，一个多月了，我们还没跟家里说过。灾情稍许稳定后，学校协调驻地邮局组织了“写家书、报平安”活动，我这才给家里写了参加抗洪以来的第一封信。后来，听哥哥姐姐说，那段时间人人关心南方洪灾，他们猜到我肯定要参加抗洪，心急如焚又联系不上我，直到收到信后才松了口气。

待最后一次洪峰通过，长江抗洪取得决定性胜利，我们也该返回部队了。为了不惊动群众，凌晨四点，大家悄悄起床集结。谁知，车队驶出学校不远，便被百姓团团围住，他们在自发为我们送行！那一刻，锣鼓声、鞭炮声不绝于耳。车窗外，用篮子提着煮鸡蛋的老大娘，怀抱幼儿的妇女……一张张依依不舍的脸庞，一声声湖南口音的感谢，那一瞬间我再也没办法强装镇定，泪水“哗”一下决堤。我抹去眼泪，用力朝他们挥手告别，祈求这个场景在我的心中留存得久一些，再久一些……（刘合钰整理）

### 永远的绶带

■刘党生

一个人行走的足迹，记录下来，往往也是历史的足迹。如果没有1998年夏天的经历，很难让人相信一场大雨会让一个拥有13亿人口的泱泱大国面临空前的危难。时隔20年，早已脱下军装的我重回故乡，和战友一起驱车前往株洲湾，去寻找洒落在长江大堤上的抗洪记忆。

透过车窗，可以看到堤外的江水缓缓流淌，堤内是一片绿油油的稻田、瓜地。20年过去，株洲湾的面貌焕然一新，处处生机勃勃，很难想象当年这里决堤后的一片汪洋，退水后的一地狼藉。

我清楚地记得，1998年8月1日晚，我正在机关俱乐部看电视，新闻里突然报道，千里之外的家乡嘉鱼县株洲湾长江大堤溃口，顿时一片汪洋泽国，几万名群众面临无家可归的困境。电视机前的我十分震惊和难过，真想一下子飞回去，投入家乡的抗洪抢险救灾中。仅仅过了1个小时，我就听到紧急

集合的号声，原来是我部接到命令要赶往湖北进行抗洪抢险。当晚，我们58师迅速集结，共出动4个团、各种车辆320辆，摩托化急行军向湖北驰援。为了驱除长途急行军带来的疲劳，许多带车干部和驾驶员靠擦清凉油和吃红辣椒提神，嘴角和太阳穴都烧起了泡，但一定要保证队伍安全准时抵达目的地。

次日上午，我们抵达武汉待命。经过简单休整，得知我们团接到了前往嘉鱼县抗洪抢险的命令。当时，武汉前往嘉鱼县的道路被洪水淹没，行军队伍需要绕道而行。我自告奋勇向前指首长请战：我是嘉鱼人，熟悉路况，让我带队！经过近3个小时的急行军，我们于当日下午4时赶到嘉鱼县城指定地点待命，广州军区前指把赤壁老堵口到江夏的沙湖堤近100公里的长江堤防划为我师的防线。我们团来不及安营扎寨，县领导就跑来求援：文庙山护城堤一带水情告急，随时有可能溃堤！险情就是命令，前指命令



本报资料照片

们有的人手脚已经溃烂，但还是连续奋战，将200多吨填堵管涌的砂石料全部运到现场，直到堵住管涌才上岸吃午饭，此时已是下午2时。

长江抗洪抢险期间，我们58师官兵与嘉鱼县人民并肩战斗，在江堤上奋战了34个昼夜。这场战斗结束后，军区前指命令我们师回营休整。不曾想，与洪水的这场较量，是我们这支英勇善战的部队作为58师的最后一场战斗——同年10月，遵照中央军委命令，我们师精简改编成摩托化步兵旅，近万名官兵转业退伍。

为了不惊扰群众，我们师决定在凌晨3点悄然撤出。孰料，从驻地实验中学到茶庵岭不到2公里的路，我们的军车足足走了3个小时，闻讯赶来的老百姓挤满了街道两旁，他们挥着手、含着泪，夹道相送依依不舍。那一刻的我，泪流满面！

20年弹指一挥间，嘉鱼县老百姓可能已经不记得我们部队的番号，但正如他们在灾后修建了八一广场，他们不会忘记人民子弟兵在抗洪抢险中的英勇付出。我想，嘉鱼县人民在日后的雨季来临时，都会对记忆中的那群军人说声“真的好想你！”我想，只要长江还在奔涌，它将是这支与它鏖战过的部队数千名官兵永远的绶带！

## 纪念

### 20年，不曾忘却的思念

■程小冬

人的身躯能把洪流阻断吗？20年前，人民子弟兵给出了答案。

那个夏天，暴雨肆虐，洪水侵袭，全国29个省（区、市）、2亿多人受灾，人民军队火速集结，以血肉之躯铸就了坚不可摧的钢铁长城。当这场战役最终取得伟大胜利，我们旅的前身原广州军区某舟桥旅赢得了和平年代的

至高荣誉——被中央军委授予“抗洪抢险模范旅”荣誉称号。

今年是'98抗洪20周年。“八一”前夕，我们一行20多名官兵前往湖北嘉鱼县株洲湾九八抗洪烈士陵园祭奠。那是一座为在'98抗洪中牺牲在株洲湾的19名烈士建造的陵园，其中包括我们旅的两名烈士杨德文和叶华林。

(一)

车子一大早就出发了。因为驻训点离目的地有近400公里的路程，加上训练任务繁重，怎样选出祭奠烈士的代表成了五营十五连指导员孟祥东的挠头事。杨德文和叶华林出自他们的老连队，战士们都争着想去给两位英烈扫墓。

他找到了营长成先明。“谁的训练成绩好让谁去！”成营长的话一锤定音。旅长曾从华也一直念着这件事，'98抗洪中他还是连长，烈士陵园里长眠的是跟他一起奋战在抗洪大堤上的生死兄弟。前一天，他特地托人买了两瓶酒，嘱咐我们带上。

车子穿行在高速公路上，两旁郁郁葱葱的绿色快速向后退去。我和坐在身旁的孟祥东指导员聊起了天，他回忆

起去年“八一”时的那一幕。

去年建军节，杨德文的家人和抗洪老战友相约来到连队。“杨德文！”“到！”看到全连官兵点名时集体答到的场景，第一次来连队的杨德文母亲流下了热泪。杨德文的妹妹杨惠芹说：“这么多年，连队每次点名还会先点哥哥的名字，我们很欣慰，感觉哥哥还在队伍中。”

车子下了高速，继续行驶在乡间小道上。此时，同行的营长成先明接了一个电话，是抗洪老兵韦成明打来的，他是杨德文烈士的班长。事先他已得知我们今天要去株洲湾烈士陵园祭奠烈士，口中连说着谢谢，仿佛我们帮了他一个大忙。其实，最该接受感谢的是他们。从他口中，我们对旅史中记载的那段事迹有了更真切的了解。

(二)

时光回溯到20年前。1998年8月1日，株洲湾江堤溃口，杨德文、叶华林随连队一起前去抢险。他们乘坐的汽车被湍急的洪水围困，杨德文和战友迅速跳入水中向岸边游去。突然，杨德文被一个在水中挣扎的妇女抱住了脖子，他立刻脱下救生衣给她穿上。此时，背后一座房屋上传来求救声，杨德文将那名妇女交给了从他身边游过的战友陈景山：“你把她带上岸。那屋顶上还有人，我去看看。”陈景山说：“你没有救生衣，还是我去吧。”杨德文说：“没事，我水性好。”他游过去看到一个老大爷正站在摇摇欲坠的房顶上。杨德文将老大爷从房顶上接下来，找到一棵挺立在洪流中的大树，沉下肩将老大爷顶到岸上。他对老大爷说：“你千万要抱紧树，一会儿就有人来救你。”刚说完，一个巨浪打来，不满20岁的杨德文被卷入洪流中，再也没有回来。

叶华林此时并不知道自己的同年兵杨德文已经牺牲。他跳入洪水中不

久，就听到背后传来一个小女孩的呼救声，回头一看，只见她趴在一堆快要沉没的稻草上大声哭喊。叶华林立即转身顶着激流游过去，背起小女孩奋力向前游，这时一股急流迎面袭来，21岁的叶华林拼尽全力将女孩推向树林，自己却被无情的洪水卷走。

成营长说，杨德文、叶华林牺牲时都是入伍不到一年的新兵，当时连队要成立“抢险突击队”，他们俩都抢着报名。连队说还轮不到新兵，杨德文说：“老兵新兵都是兵，新兵更要多锻炼。”后来连队考虑到他俩水性好，特批了他们的申请。

说话间，车子突然停了下来。原来前面的路被长江阻隔，只有乘坐轮渡才能过去。我们稍作休息，等待轮渡到来。

“你们去株洲湾啊，那个地方我熟。当年一些20岁出头的战士在抗洪抢险中牺牲，实在是可惜啊。”听说我们要去株洲湾九八抗洪烈士陵园，一旁正等候轮渡的一位老伯感叹道。

(三)

上了轮渡，极目远眺，烟波浩渺的长江如同一幅画卷铺展开来。古往今来，多少文人墨客记录下长江的风光旖旎、霜月满天，但在现实中，长江却因洪峰、霜期、水位这些字眼而充满了诡谲。正如大自然总是在用不可捉摸的方式证实着它的存在和力量，长江一直在用桀骜不驯向人类展示着它的生命力。

下了轮渡，车子行进在狭长弯曲的田野小道上，两侧是绿油油的庄稼，放眼望去，一片生机勃勃的景象。株洲湾九八抗洪烈士陵园离当年的溃坝处只有1公里远，很难想象，20年前这里曾被淹没成一片汪洋。

远远地，我们就看到烈士陵园门口高耸的牌楼，牌楼上“株洲湾九八抗洪烈士陵园”几个金色大字熠熠生辉。陵园内青松苍翠，寂静肃穆。除了杨德文和叶华林的衣冠冢，园里呈弧形依次排列的其他17座墓里，长眠着包括“抗洪英雄”高建成在内的原空军某高炮团17名烈士。白色大理石墓碑正面，镶嵌有他们每个人的照片，照片上多是略显稚嫩又朝气蓬勃的面孔，镌刻的生卒年份，醒目地显示出他们的生命大多终止在20多岁的青春年华。

杨德文和叶华林的衣冠冢并没有挨在一起。在这里，他们同原空军某高炮团的17名烈士一起，如每个墓碑后刻有的简略生平所述，是在株洲湾抗洪抢险战斗中为抢救群众和战友光荣牺牲的“人民子弟兵”。我想起旅史中的那段记载：在抗洪抢险战斗打响后，杨德文第一

个向连队递交了请战书，里面写了这样一句话：“我们是人民子弟兵，在人民需要的时候，就应该挺身而出。”

我们在每一位烈士的墓碑前都献上了鲜花，默哀，鞠躬，致敬。我看到上等兵小李反复地擦拭着杨德文墓碑上的照片，眼泪在眼眶里直打转。瞧见我在瞅他，小伙子连忙用迷彩服袖口把眼泪擦干净。他说：“当兵2年了，每天点名时都在替杨德文、叶华林两位老兵答‘到’，心里一直想来看看他们，没想到在即将退伍时完成了这个心愿。”

“抢险当先锋，救灾打头阵，杨德文，叶华林，青春无悔写忠诚。”20年过去了，两位烈士的老连队虽然经历了多次改革和番号调整，但他们的名字仍被高唱于连歌中，被高喊于全连官兵点名时，他们的英雄精神也留存在一代代官兵心中。

谢峰，是我这次获悉的另一个抗洪英雄，杨德文和叶华林他们连的一名班长。他在'98抗洪中四过家门而不入，家里的父亲、妻儿下落不明，但他仍然坚持战斗在抗洪最前线。要知道，救灾的地方离家仅有不到2公里。最终他带领全班战士抢救群众1200多人。

坦率地说，对于他们舍小家为大家甚至舍生忘死的行径，很多人并不十分理解，但走在株洲湾段长江大堤上，看着滔滔奔涌的长江，看着大堤内丰饶的万亩良田，稠密的百姓人家，你或许就会懂得他们作出这样选择的价值和意义，也会理解为什么“军人”总与这两个词连在一起——责任与奉献。

(题图资料照片由程小冬提供，合成：浅 予)